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华人论集

中国

潮州古港樟林

——资料与研究

◎林远辉 编

前 言

1982年冬，编者和暨南大学历史系、华侨研究所的两位教师，带领历史系的几位学生到著名的侨乡澄海樟林进行侨史调查，即为樟林港的历史所深深吸引。1984年，编者又和华侨研究所的张应龙博士再到樟林做进一步的调查，两人合作写成了《潮州樟林港历史初探》一文，1986年初参加了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在汕头市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并于当年刊登于暨南大学出版的《中外关系史研究集刊》。同年，广东《侨史学报》第三期以《清代樟林港与早期潮汕人的出洋》刊载了部分内容。后又加了部分小题目并进行适当调整，篇名改为《潮州樟林古港史略》，连续刊载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主办的《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1993年第1期。随着樟林资料的不断发现，随着近年来樟林港研究的不断深入，《初探》一文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编者一直希望能写一部较详细的樟林港史，并已着手作了一些努力，但均因水平和工作条件所限，而樟林港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加上其他原因，总未能如愿。近来樟林和汕头市本地的一些颇有水平的研究者，以及曾到樟林港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中山大学的张映秋教授和陈春声教授等，写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文章。可以说，这些高质量的著述在不少方面弥补了《初探》一文的不

足，纠正了《初探》一文的一些错缺。现在看来，要写一部较详细、全面、系统展现历史真实的樟林港史，还有待将来有更多的资料发现和对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的总结。这决非在短时间内，也决非编者一个人所能够完成。它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为此，特将有关的研究和资料编成这本《潮州古港樟林——研究和资料》，提供给一切关心和有兴趣于樟林港的研究者参考。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能力的限制，对一些资料的掌握和理解不免会有纰漏和错误，也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求对樟林港的研究能更进一步深入，这也正是编者的希望。

几点说明：

1. 本书所分研究与资料，界限不是绝对的，有的资料本身就带有研究性质，只是在今天来说，其带有的资料性质更多些。

2. 在资料的划分中，有的资料就是属私人著述性质，但并未列入“私人著述”一栏，仅就大概而已，不是绝对。

3. 在收入的“研究”著述中，有的文中明显错字或错漏，均予改正之，不另作说明。

4. 在收入的“资料”中，有的已几是孤本，或传世不多，像《樟林乡土志略》、《樟林乡土史料》、《晏海渺论》以及《樟林社会概况调查》等，虽然其中有的含有较严重的神鬼迷信成分，读者在阅读和应用时需要加以鉴别和批判，但因它们是研究樟林和澄海以至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等方面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故全文收录（《樟林乡土史料》中范阿宛田、厝诉讼案太冗长、无关紧要没收入除外）。

5. 在收入的“资料”中，有的为手抄本，有因抄写人的文化水平关系，错舛特多，无法辨认；即使印刷的，有的也因年代久远，模糊、脱落；特别是一些碑文，缺损、剥落尤甚，暂无法查证的，编者特以符号“□”保留位置，以供研究。

6. 资料中原为“于左”、“于后”、“如左”、“如后”，其“左”、“后”字，均改为“下”，不另作说明。

7. 本书中凡用“[]”符号的，均为编者所加。

林远辉

2000年5月9日

目 录

前 言	(1)
一 研究	(1)
(一) 潮州樟林古港史略	(3)
(二) 樟林港与红头船	(59)
(三) 樟林港史补证三则	(68)
(四) 澄海樟林港、红头船与潮属人民旅暹初探	(83)
(五) 樟林港与红头船贸易	(95)
(六) 澄海樟林港与潮州早期海外移民 (摘录)	(102)
(七) 清代粤东“通洋总汇”——樟林港	(112)
二 资料	(117)
(一) 正史	(119)
1. 《宋史》	(119)
2. 《元史》	(119)
3. 《明史》	(120)
4. 《清史稿》	(120)
(二) 地方志	(121)
1. 《广东通志》	(121)
2. 《广东图说》	(125)
3. 《广东舆地图说》	(127)
4. 《潮州府志》	(128)
5. 《潮州府志》	(130)

6. 《潮州志》	(139)
7. 《澄海县志》	(143)
8. 《粤海关志》	(162)
(三) 樟林乡土史料	(168)
1. 樟林建寨、破寨事由	(168)
(1) 樟林村建寨呈文	(168)
(2) 潮州府准筑寨牌文	(169)
(3) 潮州府抄给破寨招文	(170)
(4) 东桥碑记 (东南河沟碑文)	(171)
(5) 樟林村请重给河沟界址印照呈文	(172)
2. 古迹大观	(173)
3. 建东社国王庙	(174)
(1) 建庙募题序	(174)
(2) 建庙年月日时	(174)
(3) 本庙费用	(175)
(4) 建庙捐银姓名	(177)
4. 樟林迁界	(178)
(1) [康熙元年壬寅] 初次迁地告示	(178)
(2) [康熙二年癸卯] 续迁界地	(179)
(3) 王巡抚奏复地疏	(179)
(4) 周总督安定柘林、樟林、南洋汛地兵营牌	(179)
5. 东社上林氏佚名文	(180)
6. 乡党里甲解疑	(186)
(四) 私人著述	(188)
1. 《天下郡国利病书》	(188)
2. 《粤闽巡视纪略》	(190)

3. 《广东新语》	(190)
4. 《凤山记序》	(192)
5. 《立雪山房文集》	(203)
6. 《樟林社会概况调查》	(227)
7.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360)
8. 《浪迹十年》	(375)
9. 《樟林乡土志略》	(378)
(五) 碑记	(411)
1. 《东桥碑记》	(411)
2. 《苏湾北考亭朱子祠碑记》	(411)
3. 《重建大塘石桥碑记》	(411)
4. 乾隆二十七年塘西《国王庙碑记》	(413)
5. 《修建石桥碑记》	(414)
6. 署澄海县事蒋师光《示谕》	(414)
7. 《潮州会馆记》	(416)
8. 樟林《新围天后宫碑》	(421)
9. 《樟林鼎建风伯庙碑记》	(422)
10. 道光七年《风伯庙碑记》	(423)
11. 《文祠碑文》	(424)
12. 新兴街码头现存石刻	(425)
(六) 其 他	(426)
1. 《樟林游火帝歌》	(426)
2. 《樟林八二风灾特刊》	(442)
3. 澄海县的宋代古井群	(456)

一 研 究

(一) 潮州樟林古港史略

林远辉 张应龙

潮汕平原，地处粤东，东连福建，西接惠州，北邻兴梅，南濒大海。境内几十条河流纵横交错。主流韩江主源有二，一为汀江，发源于福建宁化、长汀交界的大悲山；一为梅江，发源于紫金县的七星嶺，两江在大埔县的三江坝合流，始称韩江，由此向东南直冲入海。这里的人民自古谙习水性，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

历史上曾经名遐中外的樟林古港，位于韩江的一个出海口。古时候这里交通便利，水运发达，于清代乾嘉之际成为潮汕地区最大的外贸港口，商贩转运的一个枢纽，是鸦片战争前潮汕地区人民出国的主要口岸。探讨樟林古港的兴衰史，对于搞好海外交通史、贸易史、中外关系史、华侨史和潮汕地方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有关樟林港的记载，真有如凤毛麟角，难见于经传。本文将根据几次调查搜集到的各种材料，参考一些史籍的记载，对樟林怎样自宋代海边的一个小海滩发展到清代乾嘉年间成为潮州最大的贸易港，以及其对潮汕地区早期人民出国的关系等，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1. 宋代樟林溯源

滨海小村

据典籍记载，樟林历来是苏湾都的一个村寨，原属海阳县（今潮州市）。明成化十四年（1478），潮州府增置饶平县，苏湾都被划入饶平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析揭阳、海阳、饶平三县之地，创置澄海县，苏湾都自此之后，便属澄海县管辖。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苏湾都是澄海县一个开发较早的地方。宋朝政府在苏湾都设立巡检寨，加强对该地方的控制。“小江巡检寨在苏湾都。宋时设巡检一员，以时训练士兵，巡捕盗贼。”^①同时，还建立济川亭和来贤、小江二驿。“济川亭在苏湾都，宋知州赵师芳建，今废。来贤驿在苏湾都，宋知州曾噩建，今废。”^②与樟林紧邻而靠近内地的东陇，宋时因这里地处滨海，可以挖掘海道，也于这里设置了水军寨。“水军寨在苏湾都，去城（指澄海县城）二十里。宋乾道三年（1167），潮州知州事傅自修既谕降海寇，其逃卒无所归者共一百七十六人，请于朝，创水军寨处之，管以统辖一名。”^③苏湾都巡检寨，济川亭、来贤小江二驿和东陇水军寨等的设置，表明宋代樟林邻近已成为海防要地。

另据嘉庆《澄海县志》的记载，在董坑村的三髻山麓，有一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63）的资福寺，观音山（即南峙

①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十，《古迹》，嘉庆十九年修本，下同。

② 同上。

③ 同上。

山)有建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的塩山寺,^①樟林周围的狮山和象鼻山,分别有驸马都尉蔡丰湖、府尉陈双桂的宋墓,龙船岭的陶峯村有“宋末郡人陈肃讲学处”。^②又据当地群众的介绍,鸿沟、马厝山也有宋墓的遗迹,而在盐鸿一带,还曾经出土过宋代的陶瓷器和铜钱。上述这些记载和遗迹,也清楚地说明宋代时樟林已有人民在该地从事生产活动和定居。

但是,樟林究竟在何时形成,何时才有人居住,却史无明文。当地的群众说:“故老相传,唐时尚在海底”。^③我们认为此说是可信的。樟林虽在清代乾嘉年间成为潮州最大的贸易港口,今天又距海十多里,但樟林这块地方浮出海面而成为陆地,至今约不过一千年的历史,而樟林有人民居住,时间更短,约在南宋末,距今不过七八百年。从樟林周围食饭岭、石壁头等地近年来的发现来看,在唐代,樟林还是茫茫汪洋一片。后因韩江的不断冲积,才逐渐形成海滩以至扼守要道和海滨城寨。当地谚语:“礁在内,田在外,五屿作田塍。”极其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变迁。被誉为樟林一景的“石狮拦路”的石狮,其实便是古时候海底的礁石,而樟林最早的称谓“涂坪”,更是因地而名了。

宋代的樟林,起初只是海滨分散的几个自然村。今北社的外园,东社的社内,南社的寨仔内,是樟林最早出现村落的地方。^④这三个地方,地势较其他地方高。解放后一次发洪水,其他地方均为洪水所淹没,惟独这三个地方高出水面,宛如水渚浮洲。因此,三地最早成为有人民定居的地方,其原因不难理

①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九,《寺观》。

② 同上书,卷七《山川》;卷十《墓》。

③ 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乡土原始”,手抄本。

④ 澄海东里文化站编:《樟东风物记》,初稿(二),铅印本。

解。

最初居民

据《樟林乡土志略》载，樟林南社的《马氏族谱》，称娶樟林汪氏女的马发，是其族祖先。^①“马发，海阳人，景炎二年（1277）春，元兵破关，发时知潮州”。后朝廷“谕发以摧锋寨正将，摄州事，称安抚使”。景炎三年，元兵陷潮州城，马发与妻子自杀，后葬于金山。^②《樟林乡土志略》又称：“当城未破时，夫人逆知孤城难守，遣子逃生……计三人逃来樟林……樟林马氏即其后也。”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据1933年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称，当时在南社内尚存有马氏祖祠追远堂遗址。据《马氏族谱》称，马氏祖祠追远堂，系建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③时距马发身死尚有三十四年。就是说，至少在马发的后裔到樟林之前几十年，就已有马姓的人家在樟林定居了。

樟林的居民都是外来迁民，来源较杂，姓氏繁多，异于内地的一村一姓，这也是樟林的特点。随着冲积面的不断扩展，海水逐渐后退，水沃变陆地，原来居住山上的渔户汇入到樟林中来。而樟林的发展，也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居民。如东社的蔡氏，其先祖居于鸿沟的曹坑，后迁入樟林；陶峯村的陶、峯、赖三姓，最后也移居入樟林。^④而且，由于樟林地处海滨，较为偏僻，可作“逋逃之藪”，又兼有渔盐之利，所以，其他地方一些为政

① 参见陈汰余上揭书，《居民之来源》。

②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乾隆二十年修本，下引同。

③ 陈国梁、卢明编：《樟林社会概况调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所，1937年，第5页。

④ 《樟东风物记》初稿（二），第2—4页。

治、经济所迫的人民，也逃到樟林来。

据樟林父老历代相传，较早来樟林居住的有施、程、陆和寨外的朱、蓝、马六大姓，此六姓被尊为樟林古姓。又有一说，称樟林北面靠山一带，住有范、翁、施、马、宋诸姓，^①南面的外垄林寨，有林、蔡、余三姓。^②但是，这些传说并没有文献和实物可证，加之樟林历史上寇乱频冗，灾害有加，动荡变迁较大，其真实如何，实难以肯定，只能作参考而已。

主业渔盐

樟林南濒大海，西倚韩江，象鼻山、虎腹山、狮山、龙船岭、美人献花诸山拱卫其后，地理条件甚是优越。村内河流交错，交通便利。但是在宋代，这里海水刚退，陆地浮出水面不久，地质咸湿，不宜耕种，居民主要以渔盐为业。

1974年樟林观一大队在平整外垄埔时，发现了一群宋井。现将《汕头文物》第六期（1979年12月）刊载的《澄海县的宋代古井群》一文抄录于下：

“澄海县樟林观一大队，1974年1月在平整外垄埔地方，在面积130×120米范围内发现古代水井21口，分布有序，发掘了其中二口。

清理的古井平面为八角型，井径60厘米，残高245厘米，井圈用砖砌成，砖分二式，一是30×15×6公分的长方红砖，一是27×21×2.5公分的长方红砖，两端均为斜角形、横立。井基外围密插木桩，外套竹圈固紧。

在井中145公分之下泥浆里，出土青釉划文碟、月白釉碟、

① 陈汰余上揭书，《居民之来源》。

② 《樟东风物记》初稿（二），第4页。

青黄釉敞口碗、影青釉敞口碗、酱油喇叭罐、青黄釉双耳罐等共数十件，器形完整。

发现的古井形式和井砖，均为宋代常见物件，出土的瓷器也和潮安（今潮州市）宋代笔架山窑产品相同，发掘中发现有交错的墙基，明显是聚居的遗址，可见这是一个宋代村落的水井群。”

我们十分感谢观一大队的这一宝贵发现。但是，我们对该文所下的“聚居的遗址”，“宋代村落的水井群”的结论，却不敢同意。

首先，这些宋井的特征是“分布有序”，作为偏处海隅的外垄埔，并非京城王宫，竟有如此规范整齐的民居井群，令人不可思议。

其次，外垄埔是一海滨冲积地，刚浮出水面不久，除非探上地下水源，要采集淡水并非易事。很多乡村，往往是几口淡水井，就足够全村食用。而外垄埔居然在不大的地方内，挖掘出众多的浅水井，既不可能都采到淡水，也超出该地的食用需要。

第三，这些井的建造相当考究，用料精良，绝不是一般村民的经济能力所能承担。如果说这群古井为殷实之家所筑，那末，如此众多的富家大户聚居在这块小地方上，也是悖于常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说这群宋井是“宋代村落的水井群”，是“聚居的遗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是缺乏根据的。

那末，这群宋井是做什么用呢？

据顾炎武的《肇域志》所记：“滨海业盐者各有盐场。每场亩许。址圆而平，聚细沙为垒。垒旁凿有一卤井，傍井有方池，深尺许，名曰橐。侧施竹筒，潜通于井。清明日，取洼水浇场

晒之，见有皛皛起白者，谓之盐花……水由竹筒渗入井中，是曰滴卤。”^①外垄埔发掘的21口宋井群，分布在二十多亩地的范围内，每井约亩许，与《肇域志》的“每场亩许”相类。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高堰地潮波不没者，地可种盐。种户各有区划为界，不相侵越。”^②盐户对盐场进行规划，是可能的。外垄埔的宋井群，符合一场一井的特征。这些井用砖条砌成，外固以木桩竹圈，是防止卤水外泄的需要。发掘见到的交错墙基，应是盐场“经界”或方池围基。虽然顾炎武所记制盐方法系明代之事，但中国制盐之法，自宋元至明代，以至解放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外垄埔的宋井群，与其说是一个“宋代村落的水井群”，不如说是一群盐井更为恰当。

宋代的苏湾都，已有不少盐户在该地从事盐业生产。《宋史·地理志》只提及潮州府有三河口盐场，但在樟林西北面的狮山，原有北宋年间盐场官李前的石刻诗。李前曾主持修筑一项引水工程，他在程洋岗凿沟引水，“东行十五里至神山会水寨溪”。^③神山即狮山，水寨沟即东陇溪。后李前于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在狮山刻下一诗，以志其事。诗曰：“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但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④诗的题款是：元符二年，知小江场事循州龙川李前子超立石。^⑤据《宋史·食货志》：“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灶户。”筑

①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九，《松江府》。

②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作咸》。

③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三，页二十。

④ 《澄海县志》卷七《山川》。

⑤ 《樟东风物记》初稿（二），第25页。但《澄海县志》卷十《古迹》称小江盐场元时所建：“古盐场管勾司在苏湾，元时建，地名小江。”而《宋史》也只提三河口盐场，没有小江之名，到底宋时是否有小江场，由于石刻今已不可复见，故难下判断。不过，李前引水刻诗之事，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堤开井显然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而盐亭又鼎新则说明盐业生产在该地又有了新的发展。樟林东北面的盐灶乡，其名很可能就是因职业而起。樟林周围盐业生产发展的史实，是宋井群为古代盐井场的又一证明。至于经营这群盐井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最初搬到樟林居住的人民，他们主要从事渔盐生产。

2. 明代樟林的发展

樟林的建寨

在元代，虽然没有具体的史料可以勾勒出樟林的轮廓，但狮山等地的元坟，龙船岭元末陈吊眼所筑的石龙寨，^①可以说明樟林的发展并没有中断。

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樟林有了迅速的发展，从而为樟林在清代的崛起和繁荣奠下基础。

研究明代樟林的历史，所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关于樟林寨城的修筑时间问题。据《澄海县志》卷三《城池》称，樟林城“创自明初，后为贼毁”。但对樟林城建成的具体时间，何时为贼所毁，却并无具体说明。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樟林，一直流传着曾阿三打破樟林寨的传说。《樟林社会概况调查》就记载着这一传说，而记载得最详细最具体的要推《樟林乡土志略》：“曾阿三啸聚海山，凡商船从海山经过，必与买路……当时吾樟已成南北交通口岸，来往洋船泊于港内外。曾阿三并其弟率众来劫，又被船户协同吾樟渔民抵抗之，盗又不

^① 《澄海县志》卷七《山川》。